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志聰隱菴集註

莫承藝仲超

合叅

同學楊象乾元如

門人朱景韓濟公校正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閥。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閥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

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
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于五色上通于五竅。
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內而應于外也。如
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故曰經
氣入藏必當治裏夫色見于皮膚五藏之氣見于色者
蓋亦從經脈而出于皮膚故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
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脈應地五藏者在地五行之所
生也。而色見于面此五行之氣上呈于天也從內而外

者由藏而經脉皮膚應地氣之上騰于天從外而內者
由皮膚經脈而藏應天氣之下降于地升降出入環轉
無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
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璧高基引垂居外五色
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知是之人者
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
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

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牆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爲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官之爲言司也所以聞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藏之氣外應于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

肝病者。背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卷上聲。

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閥也。閥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病哉。埤音裨卑也

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博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
形乎岐伯曰。五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
度也。

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言
五色見于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照
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
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死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間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于物者。卽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于事物之常。楊氏曰。失堅者。卽顏子所謂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
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
繹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
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
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
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
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伯言。天地之道。出于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
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

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工力者，造化之自然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辱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濁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濶于四旁也。項乃太

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脣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滯以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于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猶不及也。○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藏之氣。應土基厚薄。氣色清龐。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朱濟公曰。五運主中。六氣主外。人秉天地之運氣而生。故多有太過不及。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唇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莫仲超曰。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朱濟公曰。氣道之滑濇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于地中。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

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鍼合天地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元。藏于腎。

而腎主骨。天真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真骨堅肉緩節。
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立而不倚也。其
人重濁則氣濁血濁。其人輕勁則氣清血清。蓋元真者
乃混然之炁。已生之後而有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
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于外內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
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嬰兒未得天真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襁褓
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更髮長。

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于先天之生原也。日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滯。疾寫之。則經可通也。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鍼之。

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寫皆以鍼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寫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遠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也。

此言手足陰陽之脉。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

三陰三陽
之走即二
卷經脈之
註行不必細

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頑頊。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膍中。伏行骱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血氣行于脉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